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繆濂

名臣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宋趙汝愚編前有淳熙十三年劄子稱嘗備數三館獲覩祕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收拾編綴殆千餘卷文字紛亂疲于檢閲自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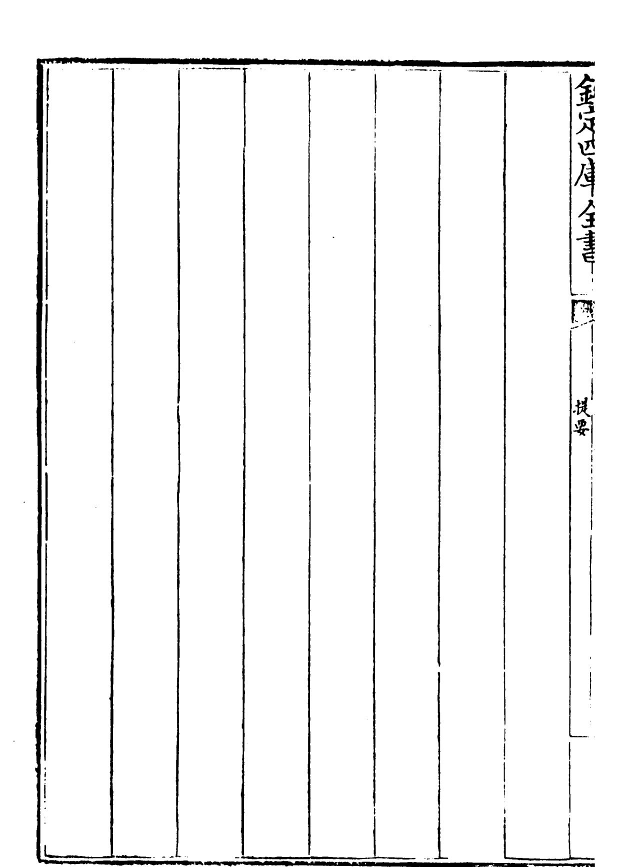
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尋數月粗見本末若非芟繁舉要恐勞乙夜之觀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十卷一次投進又有淳祐庚戌史季温序稱其開端于閬郡奏書于錦城是其經歷歳時屢經簡汰乃成是編故其去取頗不苟自稱上可以知時事之得失言路之

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其大旨以備史氏之缺遺非夸飾也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學禮樂賞刑財賦兵制方域邉防總議十二門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註其人所居之官與奏進之年月亦極詳核其奏劄自序及史季温序皆稱名臣奏議而此本題曰諸臣奏議豈以中有丁謂秦檜諸人而改其名歟案朱子語録云趙子直要分門

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了不見其全意矣云云今此集仍以門分不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說蓋以人而分可以綜括生平盡其人之是非得失為論世者計也以事而分可以參考古今盡其事之沿革利弊為經世者計也平心而論汝愚所見者大矣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名臣奏議目錄

君道門

百官門

宰執　侍從

學士待制　經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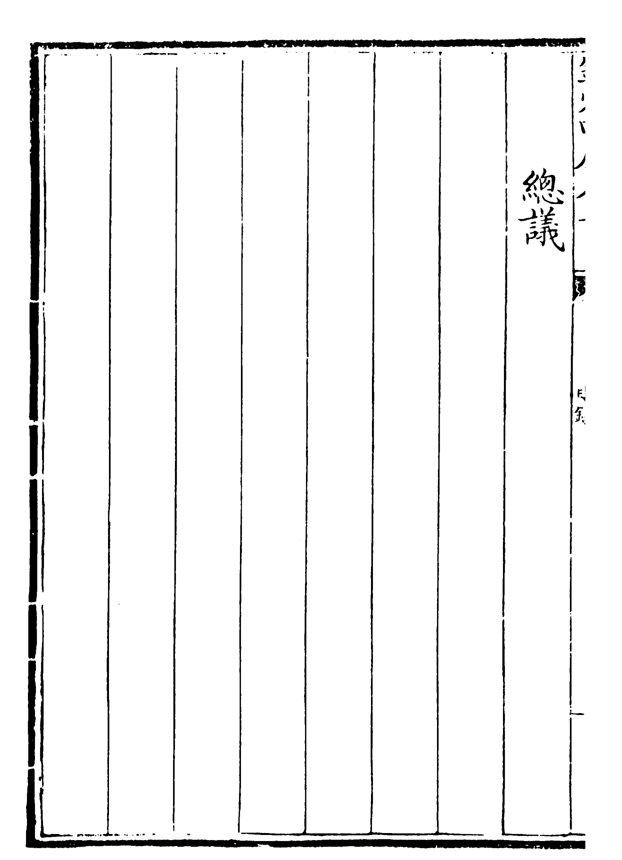
臺諫　給舍

六部　寺監

館閣　史官

東宮官屬　内侍

三衙　諸將


總議

宋名臣奏議原序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臯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虢叔閎夭有若散宜生太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葢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為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尚可想也漢

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鬧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為基禍之主烏在其為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

竊窺累朝國論則渟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方其渟厚也如太羮玄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不轉即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册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

聖以後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

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錄本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鎮嘗命工刋刻而未就適季温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貔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鄭室曾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既遂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兹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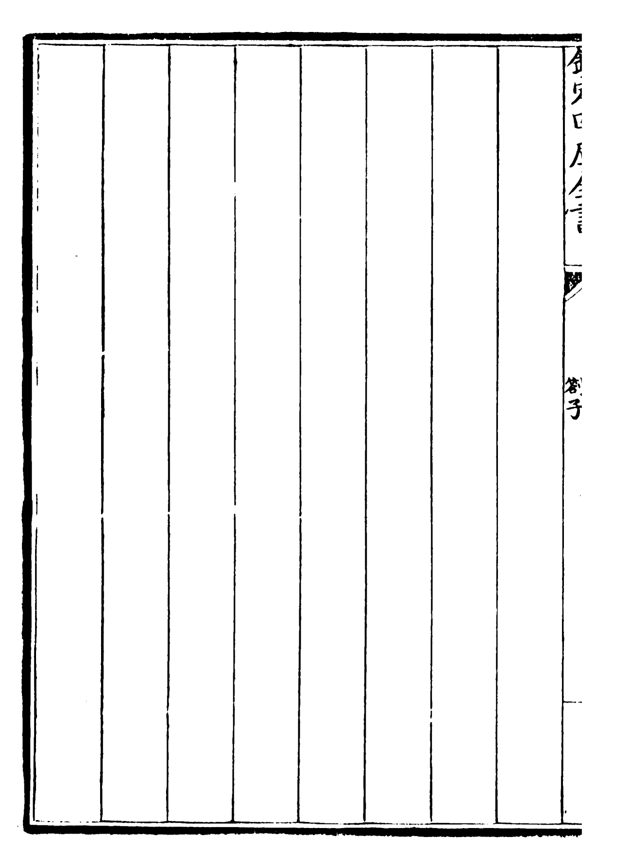
史季溫序

進宋名臣奏議劄子

臣嘗讀漢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摹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為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睎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觀秘府四庫所藏及累

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
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歴時寢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
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則患雜出
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撿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
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重複
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
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
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

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即作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閒燕深賜考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進宋名臣奏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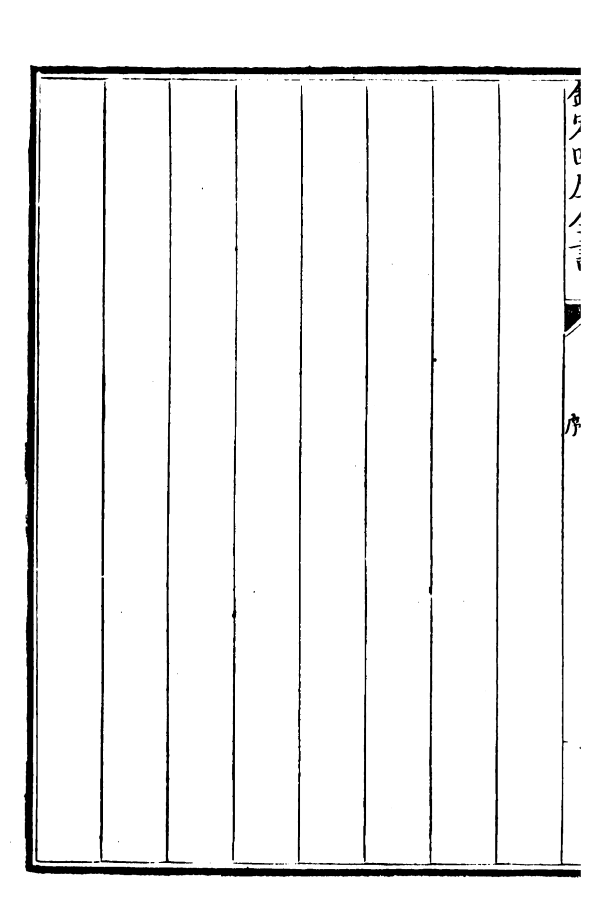
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

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
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
納復唐轉對之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
讜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髙掩前古逮至王
安石為相務行新法違衆自用而患人之莫已從也於
是指老成為流俗謂公論為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
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之禍起矣臣伏覩建隆
以来諸臣章奏考尋歲月蓋最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而

莫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而争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强聒取名植黨干利期以動揺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為内外安静若無一事

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忍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訓虚受直言二紀于兹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兹不以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間辛賜紬繹推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臣趙

汝愚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序

宋名臣奏議卷一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君道一

上仁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　司馬光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

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寛貸未甞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區區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

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位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

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抑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别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

者日懈為惡者日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開日月之容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嘉祐六年七月初除諫官上殿進有旨留中

上仁宗論致治之道有三　司馬光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徳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

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望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望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

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摩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

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

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嘉祐六年七月上有旨送中書

上仁宗五規　司馬光

臣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

煩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

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伏望
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靡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造難蠻夷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宫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争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
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
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
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
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
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

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
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
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

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禮樂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

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

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

之盈虚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

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蹊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

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若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

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厯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隂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公曰昧爽夙興

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亂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宫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

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威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威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威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

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

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淆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

誅究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而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

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别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

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嘉祐六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人君修心治國之要三

司馬光

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嘔嘔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

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

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上殿首曽敷奏此語英宗皇帝時臣曽進歷年圖又以此言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

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治平四年四月初除中丞上殿進

上神宗五事　劉述

臣以不才蒙陛下擢居言責之地惟是朝廷之急務時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懼無以裨聖慮資盛德有孤陛下任使之意輙嘗思之得當今之所宜先者三數事謹具條列以聞惟陛下哀其愚

衷恕其狂瞽留神而財擇之天下幸甚臣聞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歷觀六籍之指歸未有不本於至誠者至於天下國家之治亦在誠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誠為能終始萬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是也迹之古人何嘗不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説者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此

言文王以至誠接於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於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報其上者未之有也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此言臣下憂君之極至於僕夫亦皆瘁病其於報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權數以臨人而不繇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此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則又將有輕朝廷之心何也夫任權數者舉事於此而用意在彼人將曰令之所以然者意不在是也蓋將

有謂焉耳殆非人主所以取重於天下之道也故夫權數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以堯之聖也知臣下之賢而不自用必俟羣臣僉舉然後裁有所試耳其於退不肖也亦然方鯀之圮族也堯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為能堯於鯀不敢自斷於己而不用卒徇四岳之言以試之者何

也堯之心以謂知其圮族者獨予一人而已而羣臣以為能者且衆而弗成之績又未暴於當世是以不敢斷於已而從衆也且人君自用不足以為世法此堯舜之用心後世之所宜行者也而陋儒之論以為人君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一出於已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萬幾之叢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以一人聰明斷之非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已耳非謂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

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得罪於古人又况未能盡然乎輔導之臣有持此說以誤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别焉若辯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辯與訥也昔漢文帝登虎

圈嗇夫代上林尉對禽獸簿甚悉詔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於是文帝乃止不拜嗇夫當是時文帝能忍己所愛以從直言天下莫不以為賢及武帝之季田千秋以一言取宰相封侯單于聞之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以

中國天子之所為而動為夷狄輕笑可不重謹哉孔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焉用佞夫言足以為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願陛下深信之而以漢之文武為鑒不貴嘵嘵巧辯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影從之不可不謹也書曰慎乃出令蓋出令不慎則其施之也不能無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則必更張之又不審則必至于再至于三為令而至於再三則天下安所

從乎是故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是故渙然如汗而不可反也確然如金石而不可變也令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之臣所與陛下計事者誰與是何不審之甚也昔漢文時人有言季布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

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臣為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令令行而數易臣恐天下之窺陛下有不止如漢文之時也臣願陛下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内咨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聞君總其治臣分其職君主逸臣主勞勞逸之分要之臣主賢不賢耳是故臣主俱賢則君逸而臣勞主賢而臣不賢則主勞而臣逸臣伏見陛下躬攬萬幾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

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此也今夫一邑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擇其人而任之况天下之大兩府之重乎荀卿子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此可謂得為政術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舉賢才而屬之亦不可少緩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紀綱日益不振天下委靡日入於不治此正勤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之時也當此之時不求有

為之人使之有為而舉庸夫不足與為之人共為之一旦至於亡可奈何然後按刑章以誅之亦亡補於事矣竊譬之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脉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倉扁亦無如之何古人有言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令日之謂也臣竊覩陛下以英睿之姿躬親庶政焦勞圖治日甚一日虛已以求讜言如恐不及間者嘗詔中外陳時政得失今者又詔廷臣以次轉對欲以聞

朝廷之廢闕措天下於安平其用心可謂至矣臣敢不悉心竭慮為陛下具陳為治本末之狀庶幾有補於萬分雖不能正之於將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於已然之後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有為之人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樂石之功加於天下矣臣不勝惓惓之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

宋名臣奏議卷二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君道二

上神宗要務十事　　錢顗

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所不通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掩卷感激思得其位以竭

臣子之節庶幾有所補報也而蒙陛下不以臣之疎賤使待罪言職臣夙夜念慮無以荅陛下恩遇之萬分唯有狂瞽敢言而已又況陛下天臨萬幾焦勞庶政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之稽古禹湯之責已無以加也臣豈可以持禄苟安而不務獻納哉臣謹采當今之要務參以祖宗之成訓條為十事以冐宸聽幸陛下赦臣之愚而賜財擇焉一曰為君大體臣聞體者履也自古王者有治世之常法綏民之要術可履而行之履得其道則天下蒙其澤

復失其道則天下受其弊亦勢之然也故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獨運威權不得專委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武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語天下大寧我太宗亦嘗與呂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無為此皆前聖後聖得為君之體也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則祖宗之能事復見於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聞治國者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其

已修已者先正其心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已以安百姓豈虛言哉唐李珏嘗對文宗云貞觀中房杜王魏每進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來靡不有初能克終厥德者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竊見國史言藝祖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願陛下鑒此而審思之則言動好惡無不合於道也三曰審察邪正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

辨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彊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沉靜
敦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有一
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為國家者其審察君子小人不
可不早也孔子曰遠佞人王弼云放善柔乃萬世之訓也
我太宗嘗謂近臣曰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
王用心常須謹此茲見聖人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之意也
臣願陛下視此以為戒則天下何憂不治也四曰選任大
臣臣聞之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則知君人者雖

有上聖之姿自誠之性必由忠賢輔佐然後優游几席之上坐視天民之阜也古之言至治者莫尚乎禹湯禹得臯陶湯用伊尹而王業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是之謂乎太宗嘗謂宰臣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至哉斯言是輔弼之任繫天下之安危不可不選也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然後各稱其職而庶政修舉臣願陛下力行而不倦則天下之幸也五曰聽斷不惑臣聞聖王端處於

法宫之中而大小之臣邪正紛紛羣言競進雖然聽之於耳則必斷之於心苟不悦於導諛則無憂於悔吝是知聽斷之際其可忽乎儻容片言之惑小則繫人心之休戚大則極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誠人之情僞四方遠近無不通達臣願陛下體蹈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悦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也六曰謹出號令古者命令之出議其經久可用然

後宣布於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聽受而不敢忽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賈誼亦云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此皆古之激切之言也國家命令之下隨事變更其能取信於天下乎臣聞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俛首不言内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不同常日不知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誤指揮一事史官必書之此所以不樂也太祖初

臨萬幾偶然一事之差憂形於色況發號出令其肯忽之哉其肯忽之哉臣願陛下思祖宗之所以謹於出令則天下未有不臻於極治也七曰公行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道不可以行之也蓋賞者所以旌天下之有功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有罪賞當功則為善者無不勸罰當罪則為惡者無不沮夫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沮故朝無幸位民無幸生由是觀之則賞不可以喜而及罰不可以怒而用要在公行於上而

必信於下故曰賞以侔春夏刑以象秋冬此之謂也如藝祖之黜王全斌罰之公也太宗之陞楊延昭賞之公也臣願陛下廓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謹厥終惟其初不賞無功不罰非罪克紹祖宗之大業斯亦五帝三王之舉也八曰恭儉惜費竊以國家用度之廣其出百端内外供須日增一日甚可慮也臣聞仁廟慶歷中嘗令近臣裁減冗費時議為允以今較之國用空乏民力凋困又愈於慶歷未減時也臣願陛下酌古今之宜思萬

事之弊先自一人減損至於後宮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絕示天下以儉約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損上益下其道行也宜乎罷不急土木之役去無益内外之費大臣遷職無名厚賜皆可寢削以寛民力庶幾可為水旱兵革之備臣聞故老説太祖創業垂統躬履儉德常服澣濯之衣乗輿服御之物皆尚質素此得前史所謂敦朴為天下先之義也臣願陛下遵先訓而行之則恭儉之德不獨專美於漢之文景也九曰仁恕

恤民臣聞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仁則濟衆有方恕則用刑不暴惟仁與恕有國家者所宜先之也書稱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無以守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又曰仁民而愛物觀斯言則民其可不恤乎臣謂恤民之道無他在乎薄賦斂謹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若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之真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玆見二帝仁恕勤恤之心至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

患不及哉十曰鑒戒安危臣聞觀鑑可以見形觀古可以鑒今覆車在前後車必戒故曰不善者善人之師斯言得之矣臣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必鑒於治亂安危之迹故創業之君勞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亂也治則安亂則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謂守成多逸而召於亂也臣請言其略方天下無事之時左右進言者必曰國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法令足以施設可高拱而無為矣有四海所入之財賦足以宴樂可優游

而自肆矣於是君志日盈君心日驕紀綱敗壞而不知興復吁可惜哉後之人君得不以是而為戒也乎故真宗謂王旦曰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幾務惑聲色事奢侈此大過也朕固不為之先皇所以恢治安之業致太平之道蓋由此也臣願陛下鑒於古視於今循其言襲其迹夜以思之旦以行之則祖宗之休德盡發揚於陛下之聖明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 熈寧元年十月上時為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人主當不為血氣所變　孫覺

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人
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者孔子
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謂二物
之交爭則人之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至于
違禮義而戕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二物既
盛則令人喜鬬衆人之鬬則尚氣好勝取必於人以爭
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鬬則彊兵右武拓土開邊以爭
利於夷敵凡鬬皆所以傷神明而悖性理矣又曰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嗇而貪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德彌卲者謂之孔子之徒此三者蓋論常人之情常人為陰陽所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夷敵禽獸不足以校勝負爭强弱則壯之時不悅於鬬少而寡慾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為之役而不得與之變故心閒而神明體佚而壽考陛下以

睿明之質鼎盛之年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真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愚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為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閏十一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神宗論求治不可太急　范純仁

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以頓

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偽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鼂錯受戮東漢疾横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之圖治必有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為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稱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聖人之治以無為而成也又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

就必為僉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排見疑以沮排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為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修已篤躬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之為豈惟徒勞

睿思實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簡事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為大方以富國强兵為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務修法度

陳　襄

臣聞為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

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偽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為中矣即易之乾曰利貞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

不為偽矣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偽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謹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至誠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定則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偽而五善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

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為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為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為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為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為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吾心其任人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以盭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邇之則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
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
之君大者以為聖小者以為賢或並世而以其身傳或
異世而以其言示堯之於舜禹皐陶則以身傳之也彼
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
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
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
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武王也嘗致之

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為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為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

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而平水土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而臯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知其所以為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為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飱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

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體不知其術然也臯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宫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皆有節師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參

聲姦色者舉廢亂名亂政者舉誅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揚雄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嚮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

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戎狄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充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精選搢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妙

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於州邑羣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舉庶尹以付任官之責簡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之寄自然百司羣吏莫不任職則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禮學之士修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

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彊可使制梃以撻戎敵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四月上時知明州被召除脩起居注

上神宗論王霸之辨在審其初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

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葢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

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茍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修身配天始於至誠無息

李常

臣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為德至民莫能名功業高大法度煥明如此其盛者配天故也所以配天者能則天也亦何獨堯為然王天下者莫不欲然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則王者之事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配天王者之德也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求則天而配其德可乎臣竊聞陛下即位已來聖德日新

殆將天縱碩儒元老自愧不及追帝王之盛際將在今日臣所以樂為陛下言也昔者子思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修身而已誠能修身天下國家之治尚足道哉其修身之叙亦必始於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上配天德然則志在於配天者何可息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皆言其不息也臣願陛下就天質之至明因聖術之已著法文王孔子之意勉之又勉極夫廣大而盡乎精微比德於唐堯之

盛尚慮功業法度不輝耀乎萬世不垂譽於無窮乎非愚臣苟以責難之義事陛下誠以陛下睿智之資爲此甚易故也熙寧三年春上時爲右正言

上神宗論五帝親事之説　文彦博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繆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不及君故自親

事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為司徒皐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遴揀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豈自親事仲尼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

非乖繆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元豐三年九月上時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闕入覲

上神宗論人君在至誠至仁　呂公著

臣聞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

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盗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

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

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强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

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

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元豐七年上時為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此疏實蘇軾代作

上哲宗論人君修心治國之要三

司馬光

臣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

仁宗也神宗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神宗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行事之端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故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

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原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已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收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

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
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
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
必與一國之人同共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
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
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為不才雖見
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升用之此

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况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徵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

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壬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為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黄旛綽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

也臣畧舉此數者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為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冒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元豐八年四月上時知陳州

乾隆御覽之寶

宋名臣奏議卷二